





# 紅色中國的叛徒

劉紹唐著

OUT OF  
RED CHINA

LIU SHAW-TONG

東方文物供應社出版

紅色中國的叛徒

第二天清早，老幹部還沒有醒，我就換了便裝，另外留下一個紙條給他，我說爲了緊急的事情去香港，希望他能夠多在廣州玩幾天，也許三天以後我會回來，我未帶走的軍裝希望他代我保管。最後我又說，如果我有事等不及我回到廣州，請把我的軍裝，送到「四野」在廣州的辦事處去。

我急急忙忙地跳上廣九車，那是距開車前的五分鐘。就這樣，我離開了極權控制區，我背叛了「革命」。內心的興奮與愉快是無法描摹的，像經過持續年餘的陰雨天，第一次見到陽光。

我以極其狼狽的情形會見在香港的朋友，他劈頭就問我：「共區究竟怎麼樣？」我有太多的話要說，一時竟不知從何說起，我僅僅地告訴他：「假如共產主義泛濫到全世界，那將是全人類不幸而被淹沒的時候了！」

## 紅色中國的叛徒

每冊定價：新臺幣拾伍元

版權  
所有  
必究

著作者：劉 紹 唐

出版者：中央文物供應社

發行者：中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二 二 九 三 六

中華民國四十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五版

紅色中國的叛徒

劉紹唐著



## 作者的幾點說明（初版代序）

匆匆地寫完這本書，又匆匆地付印，自己覺得這僅能算是我在中共部隊中，生活體驗和親感的一部分。有關遺漏部分而未及補充的，我願作以下的幾點說明：

（一）我雖未敢說，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從西南聯大到北京大學，作者確是一個受過多年自由主義教育的人。這本書，從某種程度來看，可以說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對極權統治機構的生活體驗。

（二）我由「新華社」到「四野總政治部」，一直生活在所謂高高在上的「大機關」裏，大機關是指「四野」最高的設計與領導機構，因而我所知道的，也僅是這個大機關及其幹部的輪廓。

（三）我的記述大部份限於極權統治者，用以對付大城市知識份子的一套辦法，但不等於對中小城市和農村，知識份子或非知識份子，所加控制的全部。

（四）我自信，這本書的報導，絕無任何誇大意味。我認為唯有這樣，才更有助於真實地瞭解共產主義者的所作所為。不然的話，任何過高或過低地估計敵入，都將會使自己的力量蒙受損失。

（五）以我所經歷的事實來劃分，這本書包括了以下的三個階段：學習階段、記者生活階段及幹部工作階段。我無須明顯地指出來，讀者自可體會。

（六）因為倉促出版，字句上遺漏、錯誤、以及因分段發表過而前後重複的地方，只有留待以後有機會，連同必須補充的內容，一併補足和修正。

最後，對於曾幫助我鼓勵我寫作，及關心這本書出版的先生和朋友們，作者謹致以最大的感激。

## 胡適博士為本書英譯本所寫的序文

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那一個學年裏，本書的作者劉紹唐先生是國立北京大學的四年級學生，同時他又在大學裡擔任部份時間的職員工作。一九四九年春天共產黨進了北平，他讀完了大學，同時也就失業了。為了生活問題，他參加中共「南下工作團」，經過一段「學習」的時期，很快的被分發到一個龐大的宣傳機構之中——新華通訊社。後來他隨軍南下到了武漢，又被調在「第四野戰軍總政治部」裏面去工作。這樣在紅色統治機構中做了一年多的事，他到一九五〇年初才想辦法幸運的逃亡到香港。

作者在他重獲「解放」以後，將自己的故事寫成了六十一篇短文發表，以後又在一九五一年將牠們收集起來出版了單行本，書名叫做「紅色中國的叛徒」。這本書在自由中國和香港很受歡迎，已經接連的出了好幾版。

我的青年朋友紐約數敦大學賈德超先生，同華爾德亨利先生合作把這本書的主要部份翻譯了出來。他把原來的六十一篇短文重新編排成為四章二十節。原書裏面的有些故事在翻譯的時候已經酌加潤色。經過賈先生的編排和翻譯使劉先生的大著更為出色了，但在大體上這一部英文譯本還是很忠實的將趣味盎然、內容豐富的原著介紹和世界上的讀者見面。

作者是一個青年，他自己承認是一個曾經受過多年自由教育的人，他書裏面所描寫的大部分是他個人在軍事政治極權制度下面所得到的經歷和體驗。書裏面有些故事——像獨立報人蕭軍的故事，以及某一位團長沒有請假趕着回家，原想出人不意的去看看家裏的人，不料正碰上他年老的父親被暴民公審處死，那一個戲劇化的故事——雖非作者本人親身的經歷或親眼目睹，但這些都是共產黨所廣為宣傳的事實。

照我個人看來，這本書裏面最有興趣也最有價值的地方是作者所交代的許多細節，有的是關於「學習」的方法；有的是談到「人民」的報紙和「人民」的記者；有的是描寫「老同志」如何被都市生活所軟化或腐化；有的是暴露「天堂」裏面鬥爭和陰謀；有的是敘述「人民的宣傳」內容是如何的拙劣、貧乏和極度的空虛，還有一些是說明加入了「革命」陣容的青年人如何慢慢而普遍地感到了失望。

讀者應該記得劉先生筆下所寫的是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間的情形，那一段時期正是中國共產黨用武力征服了中國大陸，一般都認為正是他們的「蜜月時期」，可是年青人的失望却已經漸漸的開始了。作者告訴我們他想逃走的決心如何因為看見了那個名叫楊揚的女孩子的一切情形而更加堅強起來。楊揚因為受到共產黨的迫害和殘酷的刑罰竟發了瘋，但是思想却一點沒有因為受了六個月的「勞動改造」而發生改變。

本書在開始時所提到的一位角色曾經這樣的說過：「要想改造一個知識分子是一件終身的工作。」我們這位年青的作者已經料到了將要發生的事情。他明瞭紅色的羅網已經從四面八



方向他包圍過來，所以他在全面性的「思想改造運動」，也就是所謂「洗腦」運動還沒有發動以前，就逃了出來。以後就在一九五二年發生了真正恐怖的「三反」和「五反」了。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國大陸自從作者逃出來以後的兩年之中，「洗腦」運動有了些什麼成就。

從共產黨所出版的四大冊「思想改造文選」裏面我想摘錄一段金岳霖教授最近的坦白（原文是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北平的「光明日報」上所發表的）：

「我在過去兩年學習中所得到的心得和我研究「實踐論」（毛澤東著）的結果是完全一致。牠使我了解……辯證唯物論是科學化的哲學：實實在在的真理……同時……我也開始明瞭一個大學裏哲學系的主要責任是訓練馬列主義的宣傳人員。」

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乾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准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本文由作者直接譯為中文，未及送請適之先生核正，附此聲明。）

#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Taiwan. October 31, 1951.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t is a genuine pleasure to write this recommendation for the book "Rebel of Red China" written by Mr. Liu Shao-tang. Mr. Liu who wa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for two years at various levels really knows Red China.

His book is based o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an actual worker, not merely an observer. It was compiled of facts and first-hand information and the lucidity of his style is unique. I know his book is of real value to the Free World, now bending all its efforts to fight communism.

Sincerely yours,  
*Edward Stansbury*  
Edward Stansbury  
Acting Public Affairs Officer

## 美國新聞處對自由世界讀者之推薦函

推薦劉紹唐先生所著「紅色中國的叛徒」一書，實為一興奮愉快之事。因作者曾深入中共各階層達兩年之久，對所謂「紅色中國」，知之甚稔。

本書係根據作者實際工作之親身體驗，非僅為普通之觀察者所可比擬。全部為真實之事實與直接而新穎之報導，其文筆之清晰流暢，尤為創見。余深知此書對正在全力與共產主義作戰的自由世界，極具珍貴價值。

簽 署（略）

## 紅色中國的叛徒 目錄

|                       |    |
|-----------------------|----|
| 作者的幾點說明(初版代序).....    | 一  |
| 胡適博士為本書英譯本所寫的序文.....  | 二  |
| 美國新聞處致本書作者函等照片三幀..... | 一  |
| 本書十種譯本封面照片及說明.....    | 四  |
| 不願丟棄的「包袱」.....        | 一  |
| 鐵幕以內的鐵幕.....          | 四  |
| 提供內容的自傳.....          | 八  |
| 千言萬語工、農、小.....        | 一  |
| 一個羣衆的悲哀.....          | 二  |
| 光榮的「志願」參軍.....        | 一六 |
| 「馬列主義」第一課.....        | 二〇 |
| 低級趣味的重新估價.....        | 二五 |
| .....                 | 二九 |



|                  |    |
|------------------|----|
| 一個朋友的故事 .....    | 三三 |
| 背叛「革命」的一羣 .....  | 三七 |
| 與老幹部一夕談 .....    | 四一 |
| 關於「學習」的總結 .....  | 四五 |
| 「和談」聲中上火線 .....  | 四八 |
| 走進鐵幕的中樞 .....    | 五二 |
| 一些不愉快的回憶 .....   | 五五 |
| 「民主」紀念地的傳奇 ..... | 五九 |
| 「人民記者」處女作 .....  | 六二 |
| 有冕的無冕皇帝 .....    | 六六 |
| 被批評的與被表揚的 .....  | 六九 |
| 中原地區印象記 .....    | 七二 |
| 反對「喀里空」運動 .....  | 七六 |
| 「革命」的男女關係 .....  | 七九 |

|                    |     |
|--------------------|-----|
| 被壓迫者的鬭爭 .....      | 八四  |
| 未除「政治武裝」的敵人 .....  | 八八  |
| 「落後」與「進步」的抉擇 ..... | 九二  |
| 「紀律」的學習與實踐 .....   | 九六  |
| 「天堂」中的齟齬 .....     | 一〇〇 |
| 「人民經濟」的風波 .....    | 一〇三 |
| 共患難不能共安樂 .....     | 一〇七 |
| 「革命實際」種種 .....     | 一一〇 |
| 「罪惡」與「腐化」的學習 ..... | 一一四 |
| 「為人民流血是光榮的」？ ..... | 一一九 |
| 「游擊習氣」舉例 .....     | 一二五 |
| 被開刀的人 .....        | 一二九 |
| 「個別」的腐化現象 .....    | 一三四 |
| 「小廣播」之累 .....      | 一三九 |

|                  |     |
|------------------|-----|
| 井岡山的騾子 .....     | 一四四 |
| 人類悲劇的犧牲者 .....   | 一四八 |
| 被謳歌的英雄事蹟 .....   | 一五二 |
| 「新社會」的寵兒 .....   | 一五六 |
| 「劃分階級」的煩惱 .....  | 一六一 |
| 未完成的終身大事 .....   | 一六四 |
| 俄羅斯的月亮 .....     | 一六九 |
| 講「怪話」的戰士們 .....  | 一七三 |
| 一對戀人的幻想曲 .....   | 一七七 |
| 隱蔽嘴牙的「侵略者」 ..... | 一八一 |
| 關於「人民藝術」 .....   | 一八六 |
| 在「改造」中的平劇 .....  | 一九〇 |
| 一部巨片的上演 .....    | 一九四 |
| 清道夫與藝術家 .....    | 一九七 |

|                    |     |
|--------------------|-----|
| 「鬭爭經驗」與「搞家底」 ..... | 二〇一 |
| 兩件記憶猶新的事 .....     | 二〇五 |
| 我所知道的林彪 .....      | 二一〇 |
| 「信教自由」三部曲 .....    | 二一四 |
| 「協理員」與我 .....      | 二一九 |
| 瘋人的啓示 .....        | 二二三 |
| 被粉碎的理想及其他 .....    | 二二八 |
| 一個睏倦的旅人 .....      | 二三三 |
| 同路人與「小鬼」 .....     | 二三七 |
| 第一次見到陽光 .....      | 二四一 |



方向他包圍過來，所以他在全面性的「思想改造運動」，也就是所謂「洗腦」運動還沒有發動以前，就逃了出來。以後就在一九五二年發生了真正恐怖的「三反」和「五反」了。

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國大陸自從作者逃出來以後的兩年之中，「洗腦」運動有了些什麼成就。

從共產黨所出版的四大冊「思想改造文選」裏面我想摘錄一段金岳霖教授最近的坦白（原文是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北平的「光明日報」上所發表的）：

「我在過去兩年學習中所得到的心得和我研究「實踐論」（毛澤東著）的結果是完全一致。牠使我了解……辯證唯物論是科學化的哲學；實實在在的真理……同時……

……我也開始明瞭一個大學裏哲學系的主要責任是訓練馬列主義的宣傳人員。」

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強悍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乾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准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本文由作者直接譯為中文，未及送請適之先生核正，附此聲明。）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Taiwan. October 31, 1951.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t is a genuine pleasure to write this recommendation for the book "Rebel of Red China" written by Mr. Liu Shao-tang. Mr. Liu who wa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for two years at various levels really knows Red China.

His book is based o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an actual worker, not merely an observer. It was compiled of facts and first-hand information and the lucidity of his style is unique. I know his book is of real value to the Free World, now bending all its efforts to fight communism.

Sincerely you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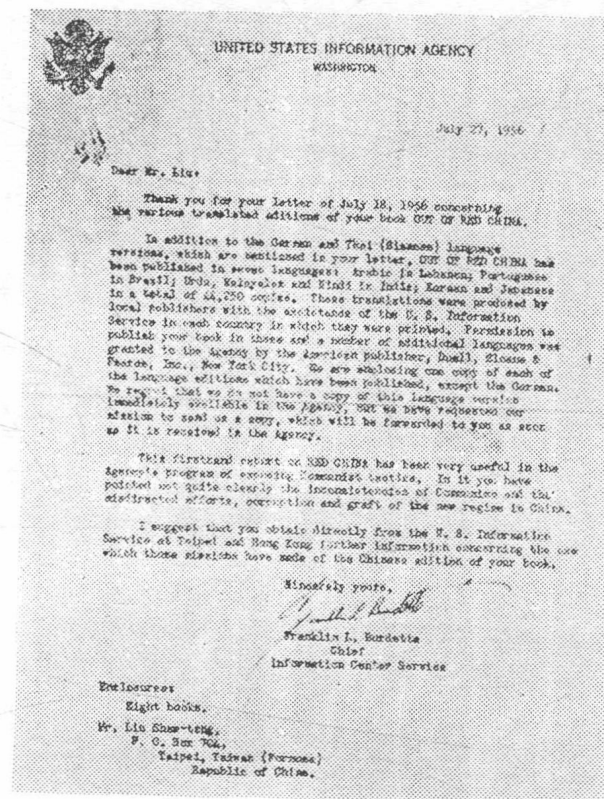
*Edward Stansbury*  
Edward Stansbury  
Acting Public Affairs Officer

美國新聞處對自由世界讀者之推薦函

推薦劉紹唐先生所著「紅色中國的叛徒」一書，實為一興奮愉快之事。因作者曾深入中共各階層達兩年之久，對所謂「紅色中國」，知之甚稔。

本書係根據作者實際工作之親身體驗，非僅為普通之觀察者所可比擬。全部為真實之事實與直接而新穎之報導，其文筆之清晰流暢，尤為創見。余深知此書對正在全力與共產主義作戰的自由世界，極具珍貴價值。

簽署（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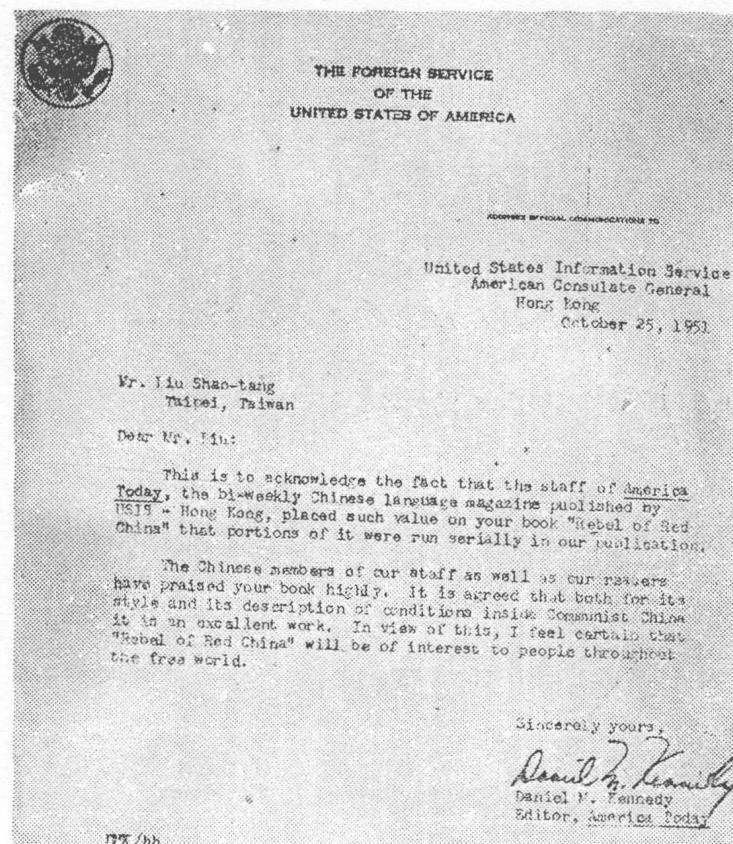


### 美國新聞處華盛頓總處覆本書作者函

……尊著除大函所示德文及泰文譯本外，現已出版者尚有七種譯本，即在黎巴嫩出版的阿拉伯文、在巴西出版的葡萄牙文，在印度出版的 Urdu, Hindi 及 Malayalam 等三種文字，以及韓文與日文等譯本。……

這一本關於「紅色中國」的身臨其境的報導，對於美國新聞處有關揭發共黨陰謀之各種節目，均有莫大的助益。因為在尊著中，已清晰地指出共產主義之自相矛盾及其行為之誤謬，並且暴露出此一中國大陸之新統治者如何日趨腐化和詐取人民財富。

簽署 (略)



### 「今日美國」主編致本書作者函

本處香港出版之「今日美國」中文雙週刊，曾連續轉載閣下所著極有價值之「紅色中國的叛徒」一書。

我們編輯部工作人員及所有讀者，對尊著均有極高之讚譽。我們一致認為，無論就尊著之文筆以及對中國共區之刻劃，均為一卓越的精心之作。因而，余深信「紅色中國的叛徒」一書，必將使自由世界人民，感到極大的興趣。

簽署 (略)



## 鐵幕以內的鐵幕

事情要從三年前的故都說起。那時，正是北中國嚴寒冰封的冬天。共軍以壓倒的兵力向平津進犯，北平的守將，迷惑於敵人假道南下的謠言，夢想着做一次覆巢下的完卵。

謠言不攻自破，北平是在隆隆砲聲之中，「和平解放」的。守將被軟禁於自己的官邸，淒涼而驚懼地在構思着一篇必須交卷的「悔過書」。

隨着軍事的佔領，外籍記者被迫停發電訊，原有的報社和通訊社分別在「反動集團主兇」與「幫兇」的罪名下，被查封、被接管。

只此一家的通訊社（新華社），開始發佈有利「人民」的消息；只此一家的報紙（北平人民日報），每日午後不定時出版。俄式鐵幕出現在北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化古都，遭到史無前例的封鎖。

朋友們見了面，都相互詢問：「有消息沒有？」言外之意，非常渴望知道一點鐵幕以外的消息。新聞封鎖，是極權統治的第一個信號，人民的恐怖與不安只開了一個端。

那時我正在北京大學補修幾個未完的學分，並在學校秘書處兼做職員。

一位過去喜歡聽佳木斯廣播，北平「解放」後又喜歡聽南京廣播的老同事，在辦公室曾說過一句「國民黨也許會打回來的！」，三天以後被派駐學校的軍事代表下令解職，據說是隔壁辦公室裏，一個掃地擦桌子的工友報告的，這位工友「同志」，沒有人會相信他是具有四年以上歷史的黨員。

老同事被免職後的一星期，我也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暫予停職」的通知書。同事們議論紛紛，都在幫助我追憶「翻身」前後是否說錯什麼話、做錯了什麼事？或是得罪了什麼人？最終，我鼓起勇氣去見軍事代表，他看看給我的「通知書」，然後說：

「有意見嗎？」顯然在故意地問我。

我介紹了自己的情形，並告訴他，我的學分早經唸完了，兼職已經成為過去的事實，希望對「停職」的事能够重加考慮。他猶豫了一下說：

「這是上級決定的，總之，兼職兼差都是反動政府下不合理的東西。」

當時我還無法知道極權統治機構中，有更多的兼職兼差的例子，只是爲了以後的生活問題會向他再三地解釋，他終於答應我再進一次「大學」，學習時期自三個月至一年半，由個別情形來決定。據說如果學習情形「良好」，是可能謀得一份差事的。這顯然不是我本來的意願。

意外的打擊使我煩惱，我爲此後的出路而徬徨，北大的「民主廣場」上，出現了白紙黑字的巨幅廣告以後，我才感到有了一線希望。廣告上清清楚楚地寫着：爲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即日起成立「南下工作團」（簡稱「南工團」），廣爲招募團員，除了孕婦和目不識丁者以外，都可以「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的條件，必須持有街政府、職工會、或是學生會所開具的介紹信。

介紹信唯一的內容，是「保證政治清白」。在訪客出門都要多加小心的時代，這樣一封形同保結的介紹信，是頗爲不易獲得的，尤其是對於一個有「舊社會」工作經驗的人（在所謂「新社會」中，豐富的履歷與



工作經驗再也不值得驕傲，而只是代表着數不清的罪惡）。一位失業的朋友，他自信平素與政治無關，爲了想求得「清白」的介紹信，會自動向街長去坦白。結果因爲一個私立中學訓育主任的履歷，非但遭到拒絕，並被「引渡」到他離職很久的學校去，幹部先生說：「冤有頭，債有主，請各位同學發表意見！」終於，因爲事隔經年，學生們已不認識他那陌生的面孔，才算不了了之。

有人批評統治者的幹部行政效能太差，這是不無原因的。除了對一般常識的欠缺，他們在每個不同的面孔上，用了太多的「研究」工夫。那怕是無關緊要的小事，他們都不惜一再重複地來盤問，當然這種反覆的盤問被認爲是「人民政治」的基層工作。

爲了生活，我曾冒被「研究」之險，在軍事代表那裏，交涉到一封類似的介紹信。我之所以能輕易得到，因爲我被停職的當時，他曾經應允過介紹我再進一次「大學」的緣故。同時，我總算是沾了半個學生的光，只有學生才算是比較容易取信的一種人。

在舊同事的送別會上，有人爲我憂，也有人爲我喜。爲我憂的，擔心我此後將不知去過一種怎樣的生活，更不知將被派送到什麼地方去；爲我喜的，說我畢竟找到了一個可以謀得工作的機會，他們的憂喜，在我心中，佔有同樣的份量。

「南下工作團」只是一個空架子，幹部正在遴選中，我們已被集中在一個會爲「帝國主義兵營」的地方，開始「體驗生活」。

兵營裡，只有一個奉派來管理伙食的幹部，這唯一的幹部，是有着十年以上的「革命功勛」，只因爲「

文化水平」太差，才屈就這記豆腐帳的「管理工作」。

第一天晚上，就有機會領教他的講話，他很健談，三小時的冗長談話裏，反覆地告訴我們一件事。他說：老百姓還沒有「覺悟」，「反動份子」太多，叮囑我們自己看「文件」和寫「自傳」，一律不准外出。

這時，我開始知道有所謂「積極份子」的一種人，當時爲了某種原因，這些人還是以無黨無派的「賢達」姿態出現的（黨團公開以後，才正式暴露組織關係）。正當我好不容易盼得的頭一個禮拜六，不甘寂寞的「積極份子」，發起了勞動渡週末的辦法，發起時是採用「民主挑戰」的方式，人與人的，組與組的，東一個「自願書」，西一個「自願書」，自願不自願，實在令人難解難分。「積極份子」在編制上是分散的，在作用上却是集中的。挑戰的結果，誰也不願意「落後」，「一致」贊成將大門鎖起來，把禮拜六捐給「毛主席」。

「民主挑戰」盡可不必參與，但是「民主決議」必須服從，我以極度勉強和失望的心情，接受這「民主」的第一課。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已置身於屬於鐵幕以內的，另一層鐵幕之中了。

## 「提供」內容的自傳

最初的十幾天，我們除了割草、拾糞、擦地板和開會以外，空下來的時間，就是趕寫一篇極難通過的自傳。也許有人以為所謂自傳不外乎是記述自己過去生活和經歷的一篇文章，這樣想法與當時我提筆寫自傳時，完全一樣，不過，我却為此而遭到嚴厲的批評。批評中竟指出，我照實寫來的自傳，是一篇「無立場、無原則、無內容」的東西。當時，我感到非常驚恐與不安，幸好受到這樣批評的，不止我一個人。第一次的自傳遭到普遍的退回後，每個人都戰戰兢兢慎重其事地寫第二遍。有個年歲小的女同學，因為寫不出與第一次不相同的自傳，而伏在桌上痛哭。有人為了寫自傳，跑到東安市場書攤上買了將近十枚銀元的參考書。有些「積極份子」則向馬、恩、列、斯、毛的自傳上開刀，想挖出一點「內容」來。一本「怎樣寫自傳」的小冊子走了紅運，一天廿四個小時，都排好預約的名單，借閱的時間，由半天縮短為二小時。在這樣緊張慎重的情形下，但是有些人的自傳，還是寫了九遍之多。

總算天無絕人之路，最後，女指導員以諷刺和嘲笑知識份子的口吻，向我們「提供」了幾點，一篇自傳所必須具有的內容：

(一) 必須說出自己屬於什麼「階級」，剝削人的或是被人剝削的。如屬前者，必須寫出剝削過什麼人，怎樣剝削的；屬於後者，則要寫被什麼人剝削過和怎樣被剝削的。假造是不行的，因為一定要負責介紹所指對象是什麼人，是怎樣的一個人。

(二) 如果是過去的政府工作人員，首先必須承認自己是「反動統治階級幫兇」。承認以後，必須再具體說出「幫過什麼兇」，做過那些「違反人民迫害人民」的事情。假如說沒有，當然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已經承認「幫兇」在先了。(不承認就是沒有「覺悟」，自傳當然是通不過。)

單單這兩條已經够寫了，既承認自己是什麼「階級」或「幫兇」，就必須絞盡腦汁來想「事實」，這些「事實」實在比無中生有還要難一些。

一個當過警察的人，在自傳上招認「剝削」過三輪車夫，具體事實是拿過車夫的墊子，並阻止車夫招攬客人，當街罰跪。

一個家境比較富裕的女同學，在自傳上說，除了屬於上一代的「剝削」，留待以後「清算」外，她自己就打過傭人，罵過比她窮苦的同學。

一個年歲很小的學生說，使他最為不安的，是「剝削」過一個同學的鉛筆和橡皮。最初是借，可是借了以後就沒有還。

一個在稅局做過職員的，他說會接受過局長的「花紅」，並強調所謂花紅，完全是「勞動人民血汗的剝削品」。

最動聽的是一個會攜帶細軟拐逃過的姨太太，她說這是給「剝削階級」一種無情的打擊，而為被「剝削」的家庭婦女，開闢一條新生的道路。她的自傳被宣讀時，曾贏得普遍的掌聲。

我毫無增損地介紹幾個例子，以存其真，這一階段中，許多人還不會運用更多的「政治詞彙」，只能在



「剝削」兩個字上做文章。自傳的「內容」還不僅於此：

(三) 假如過去是學生，首先須坦白出參加過國民黨或三青團沒有，參加過的當然麻煩就更多。就是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活動的，也要說明當時為什麼沒有參加「反美抗日」「反飢餓」一類遊行的原因，想不出原因的至少要「認錯」，說當時因為受「反動」宣傳的影響，沒有機會「覺悟」。

(四) 自傳中必須用很大的篇幅來寫「思想轉變」的經過，憑空是不行的，唯物論者要的是「事實」。比如「對人民軍隊怎樣發生好感的？」「對新政府怎樣認識的？」「對美蘇兩大陣容是怎樣看法？」一類問題的答案，都可以作為「思想轉變」的根據。

不過，答覆這些問題必須「連繫自己思想」，說一方面的好的，也必須說另一方面的壞，僅說好與壞是不夠的，必須具體地說「怎麼好」「怎麼壞」。假如你說「有好有壞」「不好不壞」，或者說「我只是為生活問題來找一份工作的」「我根本沒有什麼認識」一類的話，當然絕不會被接受，而說你思想還沒有「搞通」。

(五) 自傳中必須包括對家庭、朋友和過去學校的「批判」，對家庭做「批判」，主要對象是過去認為一家之主的父親，讀了若干年的「大義滅親」，此時此地可以應用了，因為不如此無足以顯示「覺悟與進步」，當然家庭的成份，生活方式和經濟來源也都在「批判」之列。

(六) 毫無疑義地，要非常瑣碎地記述過去的生活與經歷，每提到一件事，單純記述是不行的，必須寫出動機和造成的原因，並給予「批判」。比如你「為什麼抽烟」，「為什麼喝酒」，「為什麼同某一些人

社交關係」，「為什麼……」。

(七) 婚姻大事也是上級最關注的一件事，如果你有一個女友，你必須要坦白出「為什麼」要愛她，愛她「什麼」，她是不是「覺悟」了？沒有「覺悟」的話，是爲了什麼？你是否還打算和她長久相愛下去？當然，既未結婚，又無女友的人，要算為最「乾淨」的一種人了。

請原諒我的記憶，我僅能如上所述地，介紹一些這篇自傳應有內容的大概，對於想明白極權統治者關於思想控制的人，就是這內容的大概或許已經够了。

## 千言萬語工、農、小

我們被劃分了許多小組，「積極份子」被指派為小組長。小組的人數，由兩三人到十二人不等。這種不規則的劃分，最初使我頗為不解，後來知道，編制人數是一致的，各小組的空額，乃是為了政治的目的，留給即將由東北調來的，以及正在北平各學校幹「動員」工作的幹部「同志」的。

管理幹部盛讚我們對「勞動觀點」有了新的認識，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了半個月「體力勞動」的經驗。兵營之內的枯草剝光了，操場上再也找不到一點瓦片和馬糞的痕跡，擦亮了所有的地板和玻璃窗。牆報（即壁報）上大事表揚的，是一位清華大學女同學，用手洗滌公用抽水馬桶的故事。牆報的編輯說：她已經剷除「小資產階級意識」，樹立了為工農兵服務的「新勞動作風」。

「人民日報」以大字標題刊出，清華大學盛澄華教授，參加「南下工作團」的消息（這位教授原是清華園默默無聞的人物，「解放」後不甘寂寞而被「動員」參加的，也是北平著名學府中，參加南下工作團僅有的一位教授）。統治者所以如此重視，絕不是為了這位教授專攻紀德的「反動知識」，據說是因為他對那還在猶豫、猜疑、觀望的北平知識青年，起了「帶頭作用」。

參加「南下工作團」的人逐漸多起來了，除了我們這些來自各大學而被稱為「文化水平」較高者外，其餘的大部份是機關職員、工友、中小學教員、學生、工廠工人、小販、警察……正如統治者所說，是「來自各階層的人民」。

知識份子集中編為一個大隊，北平各大學教職員學生（包括流亡在平的東北大學、長白師院、東北中正大學、山西大學等在內），總數不足四百人，約佔全大隊的半數。

編隊以後，逐步正規化了。主持隊務的，是新派來的女指導員，一如其他的知識份子老幹部，有兩片說不破的嘴唇，和滿腹的「馬列經綸」。她是四川籍的「長征」幹部，已年逾三十，據說患着嚴重的肺結核，人瘦得弱不禁風的樣子。關於這個女指導員，大隊裏有着各式各樣的傳說，有人說她嫁過四次，結果都離異了。離異的原因，是不滿意「組織上」（幹部對黨支部習用「組織」或「組織上」的稱呼）給她物色的對象，這些對象往往是年齡懸殊而比她資格更老的老幹部。但是她絕不能夠公開違抗「組織」，只有用「開情緒」，而採取消極離異的辦法。有人說「組織上」派給她的隨身警衛員、通訊員（勤務兵），對她生活上的服侍，很能貼體入微，這兩個兵都是「翻身農民」參軍的關東大漢。又有人說，她的肺病很嚴重，「組織上」勸她休養，她不肯，她自知不久人世了，要「為人民服務」到最後的一口氣。總之，這黛玉型的女指導員，很快地變為大家談話的資料，直到小組長奉命整肅這種「小資產階級惡劣作風」以後，才不敢再公開談起。我們正式開始了「小組生活」，每天三次會，早飯前、午飯後、和晚上。上午多半是「上大課」，或是集體到外面去「聽報告」。

大課是由大隊長、指導員、或南工團副總團長輪流擔任，大課的內容，偏重「組織紀律」的講授。所謂紀律，只包含着一個意義，那就是「服從組織」。因而講來講去總是千篇一律。有一次，副總團長自己講得不好意思了，會說：「共產黨人只有這麼一套，不過，知道這一套，已經足够了。毛主席說：加強紀律性，